



清宫秘史

团结出版社

✿ 全六卷 ✿

清 宮 秘 史

(五)

团结出版社
一九九九·二

清 宫 秘 史

第 五 卷

目 录



-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 (3401)
- 第 四 十 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 (3406)



- 礼部堂议和 (3419)
- 圆明园修复议 (3420)
- 孝贞后 (3423)
- 阎文介方正 (3427)

四春琐谭	(3428)
垂帘波影录	(3432)
崔李两总管	(3439)
昌寿公主	(3442)
清末雀戏	(3445)
瓦将军试金台书院	(3448)
肃顺狱异闻	(3450)
刚愎自用	(3451)
毓屠户	(3453)
寇太监	(3457)
端王与溥偶	(3458)
荣禄与袁世凯	(3459)
控鹤珍闻	(3463)
瀛台起居注	(3470)
老庆记公司	(3473)
倚翠偎红	(3476)
某福晋	(3477)



卷 一	(3483)
卷 二	(3495)



清廷戊戌朝变记	(3505)
---------------	--------

庚子国变记

庚子国变记	(3523)
-------------	--------

北行日记

北行日记	(3543)
------------	--------

庚子国变记

卷 一	(3573)
卷 二	(3581)
卷 三	(3589)
卷 四	(3604)
卷 五	(3625)

弁言

弁 言	(3639)
-----------	--------

慈禧传信录

慈禧传信录	(3651)
-------------	--------

英俄因明园纪事

Henry Knollys 纪事	(3661)
Henry Brougsham Loch 纪事	(3665)
Charles S. Leavenworth 书中纪事	(3667)
Rev. R. J. L M, Ghee 纪事	(3669)
D. F. Rennie 纪事	(3678)
Robert Swinhoe 纪事	(3680)
Garnet J. Wolseley 纪事	(3682)
Henri Cordier 纪事	(3691)

清国二年记

回国	(3707)
宫中的第一天	(3710)
御剧场	(3713)
和太后同餐	(3717)
接见俄国大使的夫人	(3720)
做了太后的侍从	(3722)

宫中的插曲	(3727)
宫眷们	(3733)
光绪皇帝	(3738)
温雅可亲的皇后	(3744)
我们的新装	(3750)
太后和康格夫人	(3755)
给太后画像和照相	(3763)
皇上的生日	(3772)
秋天	(3779)
太后万寿	(3783)
禁宫	(3789)
新年前后	(3793)
悲愤中话义和团	(3797)
结束了二年的宫中生活	(3801)

清 宫 琐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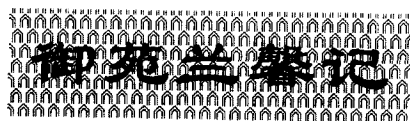
初次入宫	(3811)
宫内演戏	(3813)
二次入宫	(3816)
游园会	(3817)
美国海军司令觐见	(3818)
召见画家柯姑娘	(3819)
照像	(3820)
给慈禧画像	(3821)
端午节	(3822)
慈禧的脾气	(3823)
慈禧的亲属	(3824)
光绪的性格	(3825)
皇后	(3826)
瑾妃	(3827)

俄皇赠照	(3828)
俄馆午宴	(3829)
中秋节	(3830)
重阳节	(3831)
九皇素	(3832)
慈禧生日	(3833)
日俄战争	(3834)
皇后生日	(3835)
日本公使内田太太求见	(3837)
搬到大内	(3839)
灯节	(3840)
美使馆午宴	(3841)
慈禧书画	(3842)
坐船赴颐和园	(3843)
舞蹈	(3844)
问“康”	(3845)
袁世凯进贡	(3846)
宫中生活结束	(3847)



予之觐见及在宫之第一日	(3857)
太后之真相 茶会 荡舟	(3861)
醇亲王府	(3864)
太后之宝座室	(3866)
皇后与嫔妃及其他贵妇人	(3868)
赓续画像 太后之犬	(3870)
大内节宴	(3872)
光绪皇帝	(3874)
皇上万寿	(3876)
三海宫殿	(3879)

太后之特性 三海第二次之游览	(3883)
驾还颐和园	(3886)
颐和园中之汽舟 孔庙下丁致祭	(3888)
宫监	(3890)
慈禧太后之才调	(3892)
大朝堂	(3895)
颐和园	(3897)
宫中之中秋令节	(3899)
颐和园中之园游会	(3901)
太后第二画像之著手 宫中之画家	(3903)
欧洲马戏在大内之开演	(3905)
大内之惯习	(3907)
太后之勤劳国事及其万寿	(3910)
紫禁城内之皇宫	(3912)
送往圣路易赛会太后画像之著手	(3914)
满汉交际之惯例	(3915)
中国馈赠之礼	(3917)
冬日之大内	(3919)
中国之宗教仪式	(3921)
慈禧太后之经历	(3923)
太后之轶事	(3927)
新年朝贺	(3929)
太后肖像之续写 春日之大内	(3931)
肖像之完工及其放洋之情形	(3933)
驾还颐和园	(3935)



花园里的一对恋人	(3947)
卑微的补鞋匠	(3951)
咸丰选妃	(3954)

立刻获得了圣宠	(3957)
小太监	(3960)
太子降生	(3962)
梅小姐	(3965)
两个女人	(3968)
安德海的权威	(3970)
御宴	(3972)
咸丰驾崩热河	(3975)
黑夜救驾	(3979)
慈禧的铁腕	(3982)
新军机大臣	(3985)
荣禄奉旨完婚	(3987)
同治的幼年生活	(3989)
安德海出京受诛	(3991)
新总管李莲英	(3995)
同治之死	(3997)
光绪继承皇位	(3999)
不吉利的大婚	(4002)
老佛爷退隐颐和园	(4004)
无发的怪人	(4006)
有心无力的维新	(4009)
老佛爷再度听政	(4013)
幽禁瀛台	(4015)
冷宫里的珍妃	(4017)
老佛爷的恨	(4018)
皇储	(4021)
义和团的内幕	(4022)
他们都像野兽一样	(4024)
太后出亡西安	(4027)
北京沦陷	(4030)
重建皇城	(4031)
溥仪的诞生	(4033)
光绪是怎样死的	(4034)
大哭大闹中宣统就位	(4036)

老佛爷升天	(4038)
满宫不快乐的人	(4040)
大清朝就此完了	(4041)

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

遍地金沙	(4051)
太后下诏备火车	(4053)
火夫与司机之幸运	(4057)
铁路官员	(4060)
随驾大臣	(4063)
鸾舆	(4068)
接驾	(4072)
御衣库	(4076)
御膳房	(4080)
光绪帝	(4086)
女官与宫女	(4090)
列车上之小朝廷	(4095)
途中	(4101)
袁世凯	(4107)
田野之欣赏	(4114)
老佛爷安抵故乡	(4120)
盛京之宫院	(4127)
列朝帝王之遗物	(4134)
狐仙塔	(4141)
射圃	(4145)
舐犊情深	(4151)
黎园别部	(4157)
回程	(4161)
桑叶之奇迹	(4167)
各业艺工	(4172)

御犬厩	(4183)
内府浮华	(4188)
湖上浮宫	(4193)
御医	(4198)
仁爱与公正	(4207)
朝荷迎日	(4211)
太后之梳妆台	(4216)
上苑奇葩	(4225)
玉体横陈	(4230)
异兆	(4235)

慈禧外纪

叶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幼年	(4247)
巡幸热河	(4250)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

却说清廷王大臣等，奉旨厘定官制，忙碌了几十日，方把京中官制，拟就草案，呈与总核大臣核定。庆王奕劻暨瞿中堂鸿机、孙中堂家鼐，彼此商酌，略加改削，然后会衔上奏。奏中大意是分立法、行政、司法为三部。立法部应属议院，因在筹备时候，议院未设，暂设资政院以作立法机关。行政部专属内阁各部大臣，内阁设总理、各部尚书，分司部务，合参阁议。部有外务、民政、度支、吏、礼、学、法、陆军、农工商、邮传、理藩诸名目。民政部即系巡警改名；度支部即系户部改名；陆军部即系兵部改名；农工商部即系商部改名；邮传部即系工部改名；法部由刑部改设。司法事宜专属法部，另设大理院任审判，以法部总其成。此外有应增应减各员，均一一声明。共列清单二十四件，并呈慈览。

迨至上谕颁发，竟把要紧的内阁问题作为罢论。其余各员，除各部新名外，亦多有参改。朝臣虽未免诧异，究竟王言如纶，不便反抗，只好啧啧私议罢了。京官已经定制，又奉谕厘订各省官制，免不得又有一番手续。起草各员因此事关系各省疆吏，屡拍电文与商。各省疆臣互生了一回议论，结果是由京中解决。凡各省督抚下设布政、提法、提学三司，交涉烦多的直省，增设交涉使，有盐的直省，留盐运使，或盐法道及盐茶道，所有分巡、分守各道员，一律裁汰。各府州县公牍直达督抚，不必由司道间接，以省转折，是为外省行政的大凡。每省各设审判厅，置审判官，受理诉讼案件，受成于提法使，是为外省司法的大凡。至若外省立法，俟选举议员，开设谘议局后，方有专责。议既定，照例申奏，奉诏允行。且命先由东三省开办，各省依次推行。载泽等复将各随员日记，裒录成编，分门纂辑，共成书六十七种，都一百四十六册。又搜采东西文政治书籍，得四百三十四种。均咨送政法馆，借备采择。亚东的老大帝国，几乎革故鼎新，大有振兴气象。政务处又奏定禁烟章程十条：限种罂粟，分给牌照，勒限戒瘾，禁开烟馆，清查烟肆，特制戒烟丸，广设戒烟会，责成绅董劝导，严禁官员吸食，商禁洋药进口。所有禁烟事宜，厘然并举。

在朝的大员，整日研究法治，期挽时艰。在野的革命党，偏声东击西，声西击东，越发来的利害。适值江西萍乡县闹荒，革命党伏处湖南浏阳县，闻这信息，遂暗中与萍乡通线，叫他起事。萍乡矿工居然发难，瞎闹了一会子，卒被官军击败。浏阳的革命党，正拟到江西

接应，一闻败耗，料知不能成功，也潜踪遁去。西太后因党人时发，颇加忧愤，左思右想，定了一个计策。便召进庆王奕劻，拟升孔子为太祀。奕劻莫明其故，又不好细问，便应声出来。翌日，即降下一道谕旨，略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等语。看官试想！清廷正在取法外洋，筹备新政，为什么把至圣先师抬将出来，格外崇隆？这是西太后因孔圣微言，多主尊君。革命党辄怀无君主义。若举孔子去压革命党，庶几人心免致煽惑，革命党孤立无援，自然失败。这也是无策中的一策呢。

流光如驶，忽又是光绪三十三年新春。正月间照例庆贺，粉饰承平，恰也无事可述。二月间亦无甚变故，只死了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少了一位通达时务的大臣，恤典从优，予谥文达。毋庸细表。到三月间，改奉天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简放出去，命他实行新官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奉抚特授唐绍仪，吉抚令朱家宝署理，黑抚令段芝贵署理。朝廷用人，自有微权，那个敢去私测。

不意未及一月，竟由河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霖，奏参疆臣夤缘亲贵，引起一桩倚红偎翠的公案来。这被参的疆臣，便是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芝贵本是直隶道员，相传庆王长子振贝子，曾奉旨查办东三省事件。公毕回京，道出天津，少年公子性喜冶游，闻津沽素多歌妓，也思一去评赏。此时段道员正在天津，遂与振贝子同去听剧。游览了几个戏场，声色技艺，不过尔尔。振贝子拟起程回京，段道员恰雅意留宾，并陪至天仙园再行看戏。起初演了几出，也属平常，后来见一花旦登场，唱了一声梆子腔，已是清脆绝伦，到了台前，身材儿很是娉婷，面庞儿更加齐整，花不足喻其艳，玉不足比其洁。这道神采射将过来，几乎把振贝子魂灵儿都摄将过去。及看到俏眼传情，柔声作态的时候，不由的拍案道：颠不刺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段道员闻了这语，料知振贝子已是中意，便道：“这个便叫杨翠喜，乃是津门第一歌妓。”振贝子道：“果然名不虚传。”至翠喜下场，后来登台的女伶，就使有相象台步，恰没有相象歌喉，就使有相象歌喉，总没有相象美貌。振贝子又语段道员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们去吧。”两人相偕趋出。路上犹想象杨翠喜丰神，仿佛国色天香，历历在目。既至段寓，就展衾高卧。一时竟睡不着，到朦胧睡去，好似身在戏园中，领略美人颜色。正在高声喝采，猛闻一声鸡鸣，把睡魔儿驱逐，才觉得身在客邸，一榻孤眠。俄而红日三竿，方慢慢腾腾起床，盥洗茗点，不劳细说。

上午与段道员谈论杨妓籍贯，方知是直隶北通州人，家贫落溷，转鬻歌楼。那杨妓生就一副珠喉，更兼姿性敏慧，所有弹词、歌曲，一学即成。旋复娴习花旦，妖容媚态，冠绝一时。津人爱看花旦戏，其时有协盛茶园，迎合人情，遂怂恿杨妓登台，引吭一唱，靡靡动人，一班戏迷子弟，无不称赏。杨妓因戏界趋重梆子腔，复随时变通，学成一口好梆子。天仙茶园班主，遂重价聘请，月出色银八百金。一登龙门，声价十倍，那时杨翠喜三个大字，几已传遍津门，有目共知，有耳共闻了。

下午又偕段道员同去听戏，越看越美，越听越娇，恨不得即日取来，贮以金屋。段道员瞧透情形，有心迎合，便向振贝子密谈数语，乐得振贝子欢动颜开，大加感激。翌日回京复旨。临行时，犹殷殷嘱托段道员。段道员满口应允，才登车返京。嗣因官制新更，裁振任农工商部尚书。父子弄权，声势赫耀，京内外人员，但教得他父子垂青，无不立跻显要。振贝子指挥如意，令出必行。只与段道员所结密约，尚无佳音，未免生了缺望。正拟致书诘责，适接到天津来电，照码译出，乃是段道员饬送杨翠喜来京，欢喜得不可名状。忙遣心腹订定

某旅馆作为杨美人行轅，并饬至车站欢迎。是晚，杨美人已至京邸，振贝子早待行轅。一见了面，似曾相识，软语缠绵。当下摆酒接风，对坐小酌。一个是眉挑目语，卖弄风骚，一个是心醉神迷，竭情缱绻。酒酣添兴，耳鬓厮磨，就借行轅作为舞台，配演几出枕头戏。郎贪女爱，我我卿卿，为这一宵恩爱，方了这数月相思。一过数日，便纳入邸中。可巧庆王寿辰，段道员又送了一份厚礼，差不多有十万金。此施彼报，礼尚往来。顿时。恩旨下来，擢段道员为布政使，升署黑龙江巡抚。

偏这赵御史喜事生风，竟拜本奏参。奉旨将段署抚撤去职衔，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切实查明。载沣系庆王的侄儿。孙家鼐系庆王老友，那有不庇护之理。两人联衔复奏，把杨翠喜当作王家使女，说他捏词参劾，任意诬蔑等语。于是抗直不阿的赵御史，竟挂吏谴，奉谕革职。赵御史也没有甚么怨词，言官却为他受屈，顿时大哗。庆王奕劻未免不安，乃令振贝子上书辞职。西太后初尚不允。经庆王入宫面恳，才将振贝子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及农工商部尚书等缺，默示通融。无如一班台官，还是你一本，我一折，请西太后曲恕直臣。西太后批驳下来，台官虽无可奈何，总不免啧有烦言。过了两月，方奉旨复赵御史职，慈恩总算高厚了。

独庆亲王奕劻，面子上虽似优待言官，心中却很是不悦。暗想大学士瞿鸿禨，与赵御史同籍湖南，赵御史敢来参劾，恐怕是老瞿授意。自古说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瞿中堂全未提防，庆亲王已设陷阱。凑巧邮传部侍郎朱宝奎，被尚书岑春煊劾罢。宝奎是奕劻心腹，奕劻那肯干休，竟哄动西太后出春煊为两广总督。曾广铨谋接宝奎遗缺，运动老瞿，老瞿转向老庆关说，老庆不允，又荐为顺天府尹，也被老庆中阻。广铨恨甚，竟至中外报馆中登出一段新闻，无非说老庆贪赂纳贿，卖官鬻爵。这消息传入老庆耳中，老庆如何不愤，一面上书奏恳，愿开去各项要差，一面阴嗾学士恽毓鼎，令劾瞿鸿禨授意言官、暗通报馆、阴结党援、分布党羽四大罪。西太后也知庆瞿暗哄，只倚任老瞿，总不如倚任老庆。遂下旨慰留庆王，并命孙家鼐、铁良查办老瞿事件。孙相素来见好庆王，自然把老瞿指摘一番，与铁良会衔复奏。西太后因平时眷注老瞿，至此亦不欲深究，只着令开缺回籍，了却一件公案。王文韶见老瞿被逐，未免存了兔死狐悲的思想，且由老病缠绵，即上奏乞休。得旨俞允，他却整装回杭，安享晚福去了。

不料皖江大起风潮，安徽巡抚恩铭，被候补道员徐锡麟刺毙。锡麟系浙江绍兴人，向与同志设光复会，共谋革命。他因无可下手，意想了一法，釀资捐一道员，指发安徽。到省稟到，恩抚委他办陆军小学堂，嗣又令为警察总办。锡麟朝夕勤劬，很得恩抚器重。会值学堂将放暑假，有几个陆军学生，届期毕业，校中行毕业礼，由恩抚亲自验阅。甫就坐，枪机一发，弹洞恩胸，恩抚当即晕倒。左右护军忙将恩抚负出，顿时秩序大乱。锡麟率了党人陈伯平、马宗汉趋占军械所。官兵奉藩司冯煦命，统来围攻。彼此轰击多时，陈伯平中弹殒命，马宗汉受伤被擒，锡麟逃匿邻近，也被官兵搜获。至督练公所，审讯一堂，锡麟直认不讳。当由冯煦电达京师，请旨办理。西太后勃然大怒，立饬就地正法，并剖心致祭恩抚。马宗汉一同就戮。那时浙江巡抚张曾扬，迎合政府，忙饬绍兴府贵福，查抄徐氏家属。贵福格外巴结，不但将徐氏家产抄没入官，并查得女士秋瑾，与徐氏有中表亲，向亦通好锡麟，密谋革命。竟把他拿入府署，勒令实供。秋女士曾游学东洋，夙耽文墨，就讯时，书了“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贵福便当作供据，电禀张抚，请就地处决。张抚复电准请。可怜这位秋女

士，也被绑至绍城轩亭口，俯首就刑。

自恩抚被刺后，清廷亲贵，异常震悚。就是西太后也懊闷不已。没奈何命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又令汪大燮、于式枚、达寿分赴英、德、日本，考察宪政，决计实行立宪，挽回人心。随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沈家本、俞廉三、英端充修订法律大臣，与礼部汇订满汉通行礼制。沈家本系中外刑律专门名家，时论尚称得人。只溥伦是亲贵少年，年止二十余，骤长资政院，舆情多不满望。

会浙江为争路事，又起风潮。先是沪杭甬铁路与英国订立草合同，归英人承修。苏、浙绅商不服，严拒外款，愿由本省筹款自办。经邮传部侍郎盛宣怀咨照英使，请废前时草约，英使不允。两省绅商，益加义愤，各举代表到京，坚请政府拒绝外资。嗣经政府通融办法，分办路、借款为两事，路由本省人民自造，不足则再贷英金。争路事乃少息。

朝旨再命各省开办谘议局，设立调查局，各部院均置统计处，新政迭行。奈革命党气焰越张，排满的风声越盛。广西边徼的镇南关，又被孙文、黄兴等合攻，夺去右辅山炮台三座，险些儿把关陷落。还亏官军闻风大集，一阵击退党人，才得保全雄关。革命党心终未死，仍向日本购运大批军火，阴谋两粤。事被粤东水师提督李准闻知，立遣宝璧兵轮管带吴敬荣，在粤海巡察。吴管带留意侦查，到光绪三十四年春季，果见有日本船一艘，名叫二辰丸，停泊海口，起卸货物，形迹可疑。向他盘诘，该船主傲然不理。吴管带上船搜检，确有军火装载，又没有准单，便将他扣住，带回虎门。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按照海关会审章程，请驻粤日领事，前来会审。日领事不允。由外务部与日使交涉。日使越来得强硬，几致决裂。外务部力屈计穷，只好命释放二辰丸，谢罪惩官，并将扣留军火，备价购取，才得了结。革命党人黄兴复在云南起事，占据河口、南溪等处。终以军火不继，败投海外。

清廷防不胜防，专从立宪上着想，特设宪政编查馆，编定宪法大纲，于筹备立宪事宜，分九年进行。又订就议院法、选举法、颁示中外。在下尚记得当时的谕旨道：

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劻、溥伦等会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一折，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立；非纪纲整肃，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进步而收实效。该王大臣等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次第筹办，如期施行。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着该馆院将此项清单，附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后，刊印誊黄，呈请盖用御宝，分发给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敬谨悬挂堂上。即责成内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六个月，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并着该馆院王大臣切实考核，在京言路诸臣留心察访。倘有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或有名无实，均得指名据实纠参，定按溺职例议处。该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讳饰，贻误国事，朝廷亦决不宽假。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破除积习。如仍泄沓坐误，岂复尚有

天良？该馆院王大臣休戚相关，任寄尤重，倘竟因循瞻庇，詎能无疚神明？所有人民应行练习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督抚，督飭各属随时催办，勿任耽延。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凡我臣民，皆应淬厉精神，赞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惟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总期国势日臻巩固，民生永保承平，上慰宗庙社稷之灵，下答薄海人民之望。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这谕下后，又命荫昌、端方巡阅江南、湖北的陆军会操，借示军威。文治、武备，一律举办，总道是变法维新，可以扶衰起弱。谁料人心已去，天意难回。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忽有大星从西北来，掠过殿角，其声若雷，尾长数十丈，光灿灿照虎楹，都下竞称为怪事。小子有诗咏道：

潜龙韬晦已多年，母悍妻骄孰我怜。
天上紫微星忽陨，孱皇劫尽促登仙。

毕竟星象主何应兆，俟小子下回叙明。

本回随事铺叙，宗旨在滥用亲贵，空谈宪政。庆王奕劻，贪赃玩法，兴国不足，亡国有余。其子载振，少年渔色，乃任以管辖部分，督办实业。彼一纨绔子弟耳，宁能知农工商各事者？以此而欲立宪，何异问道于盲！吾闻徐锡麟供词，谓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夫清廷果真心立宪，则为人任官，为官择人，开诚布公，选贤与能，天下不难治，革命党何自而起？徐烈士之言，尚系一偏之论。故吾谓清室之亡，亡于伪立宪，有伪立宪，乃有真革命。西太后造成此果，乃先时谢世，不及见清室之墟，老嫗其犹为有福欤？！